

平凡的战位 奋斗的青春

新春特别策划

所有的成长,都曾被平凡磨砺

■本报记者 李由之

隆冬清晨,北方大地残雪未消。场内停机棚,一架架战鹰整齐排列,昂首而立。
又是一个飞行日。
身着深蓝色工作服、头戴制式冬帽、脚穿黑色工作鞋,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务兵下车进场,开始进行飞机日常维护保障工作。一双双眸中,透出愈发专注的目光。
北风呼啸,与记者相握的每一双手都浸透着寒意。
远处,破空的轰鸣声传来,一架战

机从跑道滑出。只见机头抬起,战机轻盈地跃出山谷、奔向天空。
视野向下,机库旁的一溜平房是修理排的战位。
走进修理排工作间,各种设备、耗材摆放整齐有序。操作台旁的一个箱子,引起了记者的注意。里面一块块铝板,尽是钻孔和打上的铆钉,上面标注着姓名和分数,有些铆钉用黑笔做了标记。
原来,这是一堆特殊的“铝板试卷”,二级军士长孙洪奎负责打分、记录完成时间,并收纳其中。

“像这样的小考核,我们每月要组织3~4次!”孙洪奎从桌底搬出满满一筐铝板,“这些耗材我们舍不得扔,留着练习用。”
记者随手从箱子里拿起一块,是一级军士长赵清钦的“试卷”,黑笔打出的“99分”映入眼帘。
“这一分扣哪儿了?”记者问道。孙洪奎笑嘻嘻接过话:“扣他一分,怕他骄傲。”
赵清钦的手,布满黄茧,甚至每个指关节内侧,都有磨黄的痕迹。顶铆枪时,他喜欢用手指肚,因为这样能“更好

地感知工具的力度”。
“有人说,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,是‘说、学、逗、唱’,修理专业也有四门技术——‘车、钳、铆、焊’”。一直强调自己不善表达的赵清钦,谈起专业便滔滔不绝,拗口的专业名词被紧张地组织进语言。
与记者见面前,赵清钦和孙洪奎“特意把大衣洗了”。见面这天,记者依然看见大衣上难以去除的污渍。孙洪奎说:“就像狙击手,是一颗颗子弹喂出来的。我们机务兵,是靠一个个钻孔钻

出来,一根根焊条烧出来的。”
修理排的兵很平凡。参军之前,孙洪奎当过保安,赵清钦跟叔叔干汽修,杜成国在化肥厂扛大包……现在的他们,因机务专业汇聚在一起。
一级军士长杜成国,1998年还在打工。在工地上干活时,经常看到天上有飞机飞过。也是这一年,歼-10首飞,我国航空工业取得跨越时代进步。
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,一手托着战友生命。”战机起飞之前,机务兵事无巨细,绝不能让战机带着一点问题上天。

久而久之,有了职业“强迫症”,杜成国这样比喻:“这就像锁门,明明出门时锁了门,但没走几步总会返回确认一下。”
所有的成长,都曾被平凡磨砺。岁月不仅给老班长的肩上多添了“几道拐”,那些信手拈来的工作方法、脱口而出的经验之谈,才是赋予他们的真正“财富”。

记者手记

当好一颗“时代的铆钉”

■张合 本报记者 李由之 通讯员 黄语轩

特稿

对于机务兵来说,打铆钉和吃饭喝水一样日常。
铆钉的种类很多,铆接也不拘于形式,要根据材料属性、使用需要,选择合适的方式。
一架战机,由数万颗铆钉固定相接。每一颗铆钉各司其职,缺一不可。
当我们抬头仰望翱翔蓝天的战机,也许不会想到铆钉的存在。它们就这样默默地、“埋头”在光滑的机身表面下。
铆钉平凡,铆钉不凡。
或许,铆钉终其一生都无法窥见战机的全貌,这不妨碍它们牢牢钉在自己的战位,伴随战机腾空而起,划过流云与星辰。

当一颗永不生锈的铆钉

在走廊里等人的工夫,孙洪奎和赵清钦弓着腰,盯着走廊里的楼梯扶手嘀咕起来。其他战友以为有啥问题,纷纷凑上前看。
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,孙洪奎说:“这个接口一般,焊点处理应该这样……”赵清钦接过话,给出了一个不同的方案。修理排排长王思雨对记者说:“孙班长和赵班长,都是资历最老的兵了,还是喜欢研究活儿。”
外面工人来营区干活,孙洪奎就凑上去围观。“我喜欢学习别人好的做法,自己也会想,这活要是我干,怎么才能干得更完美。”有时工人不喜欢孙洪奎站在一旁看,他就给工人买水递烟,只为“偷艺”。
在家里,孙洪奎常常因为没有趁手的工具“抓耳挠腮”。和妻子逛街时,妻子一个不留神,老孙就没了影,但准能在五金店找到他。
研究专业没有止境。那年,孙洪奎和赵清钦赴某地学习电焊技术,第一节课程,自信满满的他们上台展示,没想到教员一句话就让他们下不来台:“看你们焊的,半拉碴啊!”同为东北人的孙洪奎一下子听出了含义。
学习期间,孙洪奎和赵清钦主动向教员借到电焊教室的钥匙,加班加点练习电焊。到了饭点,机器不停,两人就托人用塑料袋从食堂扒拉点饭菜,拿回来对付两口。提起当年的“盖浇饭”,两位老班长依旧津津乐道。
材料不够练时,他俩扛着麻袋,去垃圾桶翻找。垃圾被收走,孙洪奎追上收废品的师傅,“说了好多好话,才要回那些废料。”
晚上休息,两人“卧谈”焊接课题,经常聊着聊着天就亮了。孙洪奎咧开嘴,向记者开玩笑说:“现在去培训,我可不愿意跟他住一屋,影响我休息。”
这些年,孙洪奎和赵清钦互相激励,手中的荣誉和手上的疤痕同步增长,两人也一同成长为修理排的技术骨干。
夜晚,排长王思雨宿舍的灯总是亮着,在昏暗的灯光下,他一次次忍着腰肌劳损之痛埋头苦学,攀登理论的高山。王思雨喜欢眺望战机飞越过山峦。
王思雨出生在山西农村,村子周围的大山层叠叠嶂。孩童时,王思雨和玩伴比赛爬山,由于身手矫健,每次都能第一个登顶。长大后,他如愿以偿考上军校,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
王思雨没想到,当了机务兵要翻越的“高山”更多——
去年,该旅拟接装某新型战机。王思雨带着修理排多名骨干赴外地开展业务学习。



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修理排组织日常业务练习。
图①:通过自制教具讲解破孔尺寸控制要点。
图②:示范操作车床。
图③:拆解飞机螺钉。
李帅杰摄

上级组织的“机务尖兵”比武。
上午的个人比武中,孙洪奎的大拇指被工件划伤,血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孙洪奎根本顾不上,坚持将课目高质量完成。
“得打麻药缝针。”午间的医务室里,医生的诊断不容置疑。
不缝针不能继续参加比武,打麻药又会影晌手指灵敏度,孙洪奎一咬牙,把手伸过去:“别打麻药,您缝吧,我能忍!”
医生面露难色。在孙洪奎再三请求下,医生终于松了口气:“行吧,忍着点。”
等缝好针,看着面不改色的孙洪奎,医生不由得夸了一句:“你这个人,真坚强。”
“哎,您太小瞧我……”话刚说一半,孙洪奎两眼一翻,疼晕了过去。
过了一会儿,孙洪奎猛地睁开眼睛。“我睡了多久?”看着墙上的挂钟,孙洪奎松了口气:“还好没耽误。”
被他感动的医生骑着电动车,把孙洪奎送到考场。
下午的团体课目中,随着考核组一声令下,修理排官兵迅即冲向各自战位展开操作。王思雨测算划线,一级上士冯贞纹剪铝板,孙洪奎则守在飞机前,利用“连续钻孔法”对破损部位进行修整。
铣刀深入机身,巨大的抖动感从手臂传来,孙洪奎沉身弓步、屏息凝神,犹如一块沉寂多年的青石。在高速旋转的铣刀下,不规则的破孔一点一点变得规则、光滑。
身后,王思雨已将铆钉塞入孔中,

出了门,没有在借还工具的本质上签字。负责物资保管的二级军士长李兰君急了,从屋里追出屋外,冲孙洪奎吼了起来。两人纠缠着走了几步,孙洪奎还是被拽回工具间,摁到桌上老老实实签了字。如今,讲起这段往事,两人相视一笑。
孙洪奎说:“在我们家,完全不存在找不到东西的时候。”连孙洪奎的女儿都知道,用过的每件东西,都必须放回原位。
饥肠辘辘的马蕾把工具箱往屋里一撂,就准备锁门下班,门却被挡住了。赵清钦站在他面前,语气严厉:“再检查一遍工具和铆钉!”
“班长,这么晚了,明天再检查行不?”马蕾有些不情愿——离开飞机时,他们刚刚清点过一遍。
“不行!”赵清钦的身体一动不动,语气更加严厉:“不差这两分钟,万一落了个零件,后果不堪设想!”
随着兵龄的增长,马蕾渐渐理解了赵清钦的坚持。即使是制作一个小备件,他也会精心雕刻螺纹,既美观又增加摩擦力,让它成为一件艺术品。在马蕾眼中,焊接出的“鱼鳞纹”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图案。
点开赵清钦的微信朋友圈背景,是一个旅行者在沙漠中孤独前行的背影。赵清钦说:“可能在别人眼中我是‘死脑筋’,但飞机上的活无论大小,只要经我手就必须做好,这是我心中的坚守。”
像这样的“较真”,修理排大有人在。有一次孙洪奎着急出活,抱着工具

部就了门,没有在借还工具的本质上签字。负责物资保管的二级军士长李兰君急了,从屋里追出屋外,冲孙洪奎吼了起来。两人纠缠着走了几步,孙洪奎还是被拽回工具间,摁到桌上老老实实签了字。如今,讲起这段往事,两人相视一笑。
孙洪奎说:“在我们家,完全不存在找不到东西的时候。”连孙洪奎的女儿都知道,用过的每件东西,都必须放回原位。
饥肠辘辘的马蕾把工具箱往屋里一撂,就准备锁门下班,门却被挡住了。赵清钦站在他面前,语气严厉:“再检查一遍工具和铆钉!”
“班长,这么晚了,明天再检查行不?”马蕾有些不情愿——离开飞机时,他们刚刚清点过一遍。
“不行!”赵清钦的身体一动不动,语气更加严厉:“不差这两分钟,万一落了个零件,后果不堪设想!”
随着兵龄的增长,马蕾渐渐理解了赵清钦的坚持。即使是制作一个小备件,他也会精心雕刻螺纹,既美观又增加摩擦力,让它成为一件艺术品。在马蕾眼中,焊接出的“鱼鳞纹”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图案。
点开赵清钦的微信朋友圈背景,是一个旅行者在沙漠中孤独前行的背影。赵清钦说:“可能在别人眼中我是‘死脑筋’,但飞机上的活无论大小,只要经我手就必须做好,这是我心中的坚守。”
像这样的“较真”,修理排大有人在。有一次孙洪奎着急出活,抱着工具

就出了门,没有在借还工具的本质上签字。负责物资保管的二级军士长李兰君急了,从屋里追出屋外,冲孙洪奎吼了起来。两人纠缠着走了几步,孙洪奎还是被拽回工具间,摁到桌上老老实实签了字。如今,讲起这段往事,两人相视一笑。
孙洪奎说:“在我们家,完全不存在找不到东西的时候。”连孙洪奎的女儿都知道,用过的每件东西,都必须放回原位。
饥肠辘辘的马蕾把工具箱往屋里一撂,就准备锁门下班,门却被挡住了。赵清钦站在他面前,语气严厉:“再检查一遍工具和铆钉!”
“班长,这么晚了,明天再检查行不?”马蕾有些不情愿——离开飞机时,他们刚刚清点过一遍。
“不行!”赵清钦的身体一动不动,语气更加严厉:“不差这两分钟,万一落了个零件,后果不堪设想!”
随着兵龄的增长,马蕾渐渐理解了赵清钦的坚持。即使是制作一个小备件,他也会精心雕刻螺纹,既美观又增加摩擦力,让它成为一件艺术品。在马蕾眼中,焊接出的“鱼鳞纹”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图案。
点开赵清钦的微信朋友圈背景,是一个旅行者在沙漠中孤独前行的背影。赵清钦说:“可能在别人眼中我是‘死脑筋’,但飞机上的活无论大小,只要经我手就必须做好,这是我心中的坚守。”
像这样的“较真”,修理排大有人在。有一次孙洪奎着急出活,抱着工具

当一颗担当有为的铆钉

在修理排宿舍使用洗手间时,一把小型水枪引起了记者的注意。水枪的导管与小便池的水管相连,焊接严实合缝。“这是为了方便冲洗厕所。”一级军士长高良在一旁解释道。
军龄27年,高良是该旅机务大队资历最老的军士,像他这样的高级军士,修理排共有4位。平日里,这几位老班长是全旅官兵心中的“宝”,院里有啥需要修修补补,大家总是第一时间向修理排求助。
这些年,大到建停车棚、晾衣架,小到焊洗漱台置物架、食堂餐巾纸盒的刻字,旅里上上下下,随处可见修理排的杰作。
“有难题找修理。”这句嘴边话,不光是领导的认可,也是大家干出来的口碑。修理排每一次出活,就是在擦拭一

当一颗严严实实的铆钉

孙洪奎人生中第一次晕倒,是那次

(采访得到安程浩、莫亮、谭潇、刘骏、李帅杰等大力协助,特此致谢)